



凌河第一湾



润泽花海盛开的马鞭草

幸福泉

◆周建新

哇,每一畦中,紫茄子、红辣椒、绿白菜、红萝卜长势格外喜人。唐书记告诉我,这是花海观光园的副业,每30平方米是一个领养户,每年种植八个品种的绿色无公害蔬菜,近到喀左、建平县城的居民,远至沈阳、大连的市民,都有人认领菜园,享受由合作社代种、代管、代收、代运,从菜园到餐桌的全程服务,一年费用仅为400元。

路的右侧,是玻璃暖棚,一年四季都有蔬菜生长、鲜花盛开,那里有高科技的控制系統,暖棚的温度、湿度都是随着植物的需求,智能控制。有了一座座高品质的温室暖棚,冬天的游客也接连不断,硬是把“冰天雪地”也变成了“金山银山”。

出了阴凉甬道,眼前豁然开朗,随之便踏入花海的观景廊道。廊道分紫藤长廊、风车长廊、彩虹木栈道等,随着景观的变化曲曲折折地延伸出去,花色五彩缤纷,花香清新淡雅,睁大眼睛慢慢走,环顾左右,真是一步一风景,一花一世界;闭上眼睛细心品味,幽暗的花香,悄悄袭入心肺,顿觉心旷神怡。

唐书记自豪地告诉我,旅游旺季,尤其是国庆节长假,每天有数千人入园参观,门票收入数以万元计。尤其是花海中的主花——马鞭草,花期将近五个月,成了吸引游客的法宝。即使如此,门票的收入依然不是主要的,以马鞭草为例,药用价值超过了观赏价值。全草皆可供药用,性凉,味微苦,有凉血、散瘀、通经、清热、解毒、止痒、驱虫、消肿的功效,提取精油,价格按毫升计算。而荷兰菊,卖苗木就能给合作社带来可观的收入。

在花海边走了一圈,我对花海周边更感兴趣,围绕着300亩花海,还有200多亩的设施农业,那里有采摘园,栽植有苹果、梨、杏、李子等,还有温室蓝莓,林下套种了桔梗、药用芍药等中草药。

花海的南侧,依据地形,建了一座儿童乐园,有多滑道的滑雪场,冬天滑雪,夏天滑草,有童话般的城堡,儿童可以尽情地扮演“王子”和“公主”。

更远的地方,是太阳能光伏电站,遮盖住了一片荒山,不仅给润泽花海提供能源,还可以并网发电,为村集体再增加一笔收入。

在这里,我发现,每一寸土地都在发挥着最大的效能。

原来,水泉村地理位置独特,位于大凌河与牯牛河狭窄的冲积平原上。村里最不缺的就是水,曾经水多为害。

然而,水多了,也是件麻烦事儿,全村道路泥泞,莫说是机动车进村,就是骑自行车出入,都很费劲,如果赶上下雨,进村都得蹚水。

修路先治水。水泉村前任村书记吕久贵,带领着全村人,围绕着泉水,挖出方塘,修建水渠,让多余的水顺着水渠,浇灌村里的庄稼地,让泉水变成有百利而无一害。为此,吕久贵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

沿着方塘上曲曲折折的长廊,我舒缓地走着,塘水清澈,却不见底,水草长成了“水中森林”,遮挡了视线,三三两两的锦鲤,悠闲地游荡在“森林”间,与长廊上悠闲的村民相映成趣。世界如此静好,唯一打破安静的,是塘里的水沿着水渠,“哗啦啦”地奔涌而出。我感觉到,它们的目标是丰收在望的田野,是赏心悦目的润泽花海。

如果时光倒退十年,润泽花海还是一片乱坟岗子。后来,推掉了乱坟岗子,建了大棚,却因承包商资金链断了,一直撂荒了四年。时任镇党委书记刘秀娟、镇长王德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富村,找能人”,他们看准了农民企业家唐廷波,这位黑脸大汉,有头脑,善经营,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得红火,就不能把村子的穷根子拔掉?

2016年5月,水泉村两委班子换届期间,书记和镇长一道做通了唐廷波的工作,让他回村扛起重担,让水泉村真正地成为幸福的源泉。唐廷波不负众望,把撂荒地玩出了新花样,担任村书记的当年,拿着自己的钱,把荒芜的大棚地又流转回村里,镇党委帮助他们申请到脱贫攻坚的经费支持,成立了润泽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在荒山薄地上垫出半米深的厚土,种植观赏性花卉,发展集采摘、观光、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园,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便增加了10倍,达到20多万元。年底,贫困户获得2000元的分红,在景区打工的村民,每人每年增收8000多元,一举摘掉了市级贫困村的帽子。

5年间,水泉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全村58户贫困户,112名建档立卡人,提前两年全部脱贫,走上了小康之路,村子成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丰富了“两山”理论的内涵。

与此同时,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还花样翻新,他们成立了全省第一家乡村振兴培训学校,通过学校这个媒介,吸引人才,传播经验。村里别出心裁地设立了“道德银行”,村民们的一切善举都可以折算成积分,到了年底,可依据积分,去“道德银行”领取生活用品。

村党组织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成立了党支部,村党组织也升级为全省不多见的村党委。唐廷波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任镇党委书记刘秀娟,获得2019年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

当然,“伯乐”王德文的荣誉也不小,2021年时任镇党委书记的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务员。一个乡镇,三个“国字号”。

眼看着水泉村蒸蒸日上,王德文的眼睛深情地望向了另一个村——大凌河畔的南亮子村。这是个省级贫困村,尤其是这个村的一组香磨屯,位于河西,夹在大山与大河之间,交通不便,与世隔绝,30余户村民,三分之一的人家是贫困户。

2017年,王德文陪着县扶贫办的同志去香磨屯,一路上是骑着自行车过去的,寻找个水浅处,扛着自行车,好不容易过了大凌河,结果这位同志的一只皮鞋被山路磕坏了,还被泥泞的路黏掉了鞋底,弄得特别尴尬。

最尴尬的还是王德文,他当时已任水泉镇党委书记,辖内还有穷得喝稀的地方(河西的谐音),有愧于“父母官”。那时,屯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小香磨,穷山沟,出门处处爬山坡。孩子们上学,没法去对岸的村小,只能绕着山梁走两个小时,到邻乡的二道门子村上学。

怎么才能南亮子村和水泉村一样富起来?王德文陷入深深的思考。南亮子村有山有水,尤其是香磨屯,有两个奇观,一个是自然奇观,两山夹一水的凌河第一湾;一个是人文奇观大汤山,那里有十五万年前鸽子洞古人类遗址。如果复制水泉村的经验,有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时不我待,王德文给小香磨屯起了个新名,叫依湾农家,还亲自书写了广告语,“早知有依湾,何必下江南”,那是来自心底的志向与浪漫。既然这里的贫穷是与世隔绝造成的,那么第一件事就是修路,把小香磨屯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

路修好了,接下来就是精准扶贫,建设旅游风景区。2018年国庆节后,风景区建设开工,“抠门书记”王德文处处精打细处,尽最大努力,把有限的资金都花在了刀刃上。三年过后,如画般的依湾农家建成,大凌河被拦成了“白洋淀”,蒲草、芦苇、荷叶错落有致,依山蜿蜒。香磨屯高山路陡,就依山铺成石板路,既防滑又是景观廊道,金南瓜、银葫芦、绿丝瓜,装点在路上。窑洞、蒙古包、四合院,还有从前的老民居,分布在香磨屯的不同路段,古朴外装的里面,赋予了现代的内部装饰,不管你来自北方的哪里,都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我是这些景观的坐享其成者。80后副镇长姜辛给我安排了个采访对象,是香磨屯的老渔民,叫戴新忠,他现在不种地,也不打渔了,而是开上了游艇,成了依湾农家生态旅游项目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老戴驾驶着游艇,给我讲述他的经历,皱纹里都藏着笑容。他家的23亩地都入了合作社,变成了采摘园,啥也不用干,每年分红1.3万多元,划船的工资每月三千多元,老两口一年轻轻松松赚六七万元,农村也没啥支出,花不完。我问他,别的人家呢?他回答,全屯三十多户,家家都差不多,都改成了农家乐,镇上给建,不用村民掏一分钱。他接着说,原先村里啥都不值钱,现在好了,农家乐里鸡鸣鱼都能卖上好价钱。还有屯里的房场,原来2000元钱卖不出去,现在两万元都租

不到,前来投资的人,建得像模像样,十年后把房子还给你,屯里人都不同意,游客这么多,有镇里帮助,自己干,收入更高。我不再追问,因为风景太好了。宽阔的湖面,水是静的,虽说游艇轻轻地驶过,还是激起了波纹,水面绸子般柔顺地抖动。老戴似乎不想打扰水的安静,船头折向了万亩荷花池,我们便埋在了碧绿宽阔的荷叶丛中。也许今年的凌河水特别肥,荷叶长得格外茂盛,直到船头推开叶片,我们才看到,一簇簇鲜艳的荷花在叶片之下,直到形成莲藕时,才肯与荷叶并肩,原来万亩荷叶正在“金屋藏娇”。

驶出荷花丛,我们便驶出了柔美,驶向了雄壮。河的左岸轰然矗立起了悬崖峭壁,咄咄逼人地向我们压来。老戴告诉我,山叫大汤山,山上的石洞比比皆是,是河水长年累月掏出来的,其中有一个洞,有远古人类的化石,还有数百件打制石器。我知道,老戴说的就是鸽子洞,因为有许多野鸽子在这里栖居,故得名。老戴给我讲述大汤山的得名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在辽西风俗中,即为温泉,原来鸽子洞旁有一温泉,远古的人类,很有智慧,即使是穴居,也要找个舒适的地方。

返回的途中,我的眼光从悬崖峭壁上收回,望向了岸边的蒲草和芦苇。老戴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船速,轰鸣的马达声,惊飞了藏在蒲草中的苍鹭和野鸭,苍鹭从容地从水面上蓝天,不紧不慢地扇动翅膀,扎入更远处的芦苇。野鸭们则惊慌失措地扇动翅膀,贴着水面急促地飞行了一段,便落了下来,晃在水面,回头回脑地瞅着我们。

弃舟上岸时,始终笑面而不言的副镇长姜辛告诉我,依湾农家富的不仅仅香磨屯,而是整个南亮子村,这个旅游项目,给全村的贫困户提供了100多个岗位,村集体收入达到了50万元,投入运营的当年,全村就达到了脱贫致富的任务。

文化快讯

《大地文心——第四届生态文学征文优秀作品集》出版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以文学形式助力生态文明建设,讲好中国生态环保故事。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主编的《大地文心——第四届生态文学征文优秀作品集》正式出版。

2021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期间,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启动了“大地文心”第四届生态文学征文活动。在承办方中国环境报社的大力组织下,活动历时8个月,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文学爱好者,也得到生态环保系统一线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踊跃参与,为全社会搭建了一座了解生态环保工作、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桥梁。

本届征文作品覆盖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通过一篇篇饱含生态文明理念的优美文章,广大写作者讴歌生态之美,表达生态之思,书写生态之忧,引领生态之道,不仅传递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魅力,展现了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也促进了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的进一步传播,为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征文活动期间,在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指导下,中国环境报社、青海



省生态环境厅还组织10余位作家,组成“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家采风团,前往雪域高原青海采风。采风团深入生态文明建设一线,聚焦当地的生态亮点、治污重点、文化看点,写下了《走上祁连山》《鱼在高原》《长江源头的人与事》等优美文章,以生动的笔触讲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大美青海的生态变迁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这些采风作品及优秀征文作品一起汇编成册,向更多读者全景展现征文活动丰富成果。

自2016年起至今,“大地文心”生态文学征文活动已连续举办5届,推出了一系列生态文学优秀作品。本书为第四届优秀作品集。

满卷书香

气候危机下的国家安全警示录

——评《暖战:从气候冲突走向气候共同体》

◆李昕蕾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近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AR6)强调,人类活动与气候危机之间存在“毫无疑问”的联系。一些“史无前例”的极端事件也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包括极端温度、强降水、干旱、热带气旋等。全球气候正在发生着广泛而快速的变化。2021年底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COP26)释放出来的最重要信号是,目前全球碳排放导致全球升温不断加速,累积全球升温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近1.2℃,到2030年将超过1.5℃阈值,应对气候危机的“窗口期”变得日益短暂。

仅2022年以来,大规模气候灾害席卷全球,破纪录的高温、干旱和野火袭击了北美、欧洲、印度和巴基斯坦;暴雨和洪水席卷了韩国首尔、澳大利亚悉尼、孟加拉国、南非和巴西。气候变化被视为“威胁乘数”,对生态系统造成了系统性影响,引发粮食危机、水资源匮乏、生态迁徙、基础设施建设受损以及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在全球气候危机面前,气候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各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成为国际气候政治博弈中的前沿性议题。

由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刘长松博士撰写的《暖战:从气候冲突走向气候共同体》,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全球气候危机下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从国际机制、安全治理、风险评估、国际比较、应对策略等维度,系统论述了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以及国家气候安全战略选择,带给我们诸多重要警示与启发。

首先,联合国安理会日益成为全球安全议题的主要推动平台,也成为大国围绕气候安全议题进行战略博弈的场所。英国是首个将气候安全议题引入安理会的国家。德国为寻求气候安全化话语主导权,通过话语平台、话语同盟、专家网络、权威报告等形式,推动气候议题进入全球安全议程,最终于2018年在联合国成立了“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

其次,气候变化造成的安全风险可以归纳为10种类型:水安全风险、粮食安全风险、健康安全风险、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基础设施安全风险、国家安全风险、军事安全风险、国际安全风险、新型安全风险。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前五种风险,而主要发达国家更关注气候危机对维护国家安

全能力、国际安全局势以及军事行动力造成的战略性影响。尽管相比于发达国家,低纬度发展中国家在极端天气事件中的受破坏程度更高,其气候适应和灾害应对能力更有限,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十分有限。

第三,在联合国安理会气候辩论中,也有个别国家表达了对安理会参与气候议题可能会使发展问题被强制诠释为安全问题的担忧,认为这可能使其自然资源主权和发展权面临被侵犯的风险。事实上,发展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可持续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气候安全同能源供应、消费方式、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政治格局、社会稳定以及体系公平等诸多问题密切相关,需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统筹发展与安全,全面系统地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发展和体系公平等相关问题。

最后,提升气候风险管理能力,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气候风险与资源冲突。提升脆弱国家的气候风险应对能力,不仅要增强适应性和恢复力,还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建立完善的监测预警、备灾救灾和恢复重建等全过程风险管理体制,推动建立高效整合的协同治理机制,实现灾害风险管理 with 适应气候变化的协同,国际机制与国内政策的协同。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这意味着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因地制宜地提升沿线国家气候风险适应能力。

(本文作者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刘长松
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年:2021年11月

